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上帝的风车

〔美〕 曾东
西德尼 谢尔顿 译
著

SHANGDI DIFENGCHU



上帝的风车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曾东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上帝的风车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曾东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28千 插页：1

印数：1—25,100册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袁风影 责任校对：沈斌

封面设计：樊鸿宾 版式设计：杨力

ISBN 7-227-00241-1/I·44 定价：1.60元

“我们都是牺牲品，安塞罗。

那转动着的巨大的宇宙骰子

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那令星辰旋转之风，

那飘忽不定的命运的风

始自于众神的风车。”

——H·L·迪特里希《最后的命运》

序 幕

芬兰，佩尔霍。距赫尔辛基二百多英里处一片偏僻的树林里，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一幢舒适的防风化的小屋中进行。特别委员会西方分会的成员前后以不引人注意的间隔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们来自八个国家，但是在芬兰国务院高级官员的严格保密和周密的安排下，与会者的护照上丝毫不露一点入境的记录。他们一抵达后，武装卫兵立即将他们护送入小屋。当最后一人进入小屋后，警卫立即紧闭门户，在一片凛冽寒风中四下峙立警戒，以防不测。

屋内，前来参加会议的委员会成员就坐在巨大的长方形桌边。他们都是些在本国政府内身居显职、手握重权的人物。过去他们在官方交往中相互打过交道，今天由于情势所迫，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坐到了一起。为安全起见，他们每人都使用了化名。

会议开了将近五个小时，讨论得极为激烈。最后，会议主持者决定用表决裁夺。他站起身来，显示出一副挺拔的身材，转向他右手边坐着的人：“西格德？”

“同意。”

“奥汀？”

“同意。”

“鲍尔德？”

“我们是不是太仓促了，其危险……”

“请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弗里烈？”

“同意。”

“西格蒙德？”

“不同意。此事假若一旦败露，我们都将性命……”

“桑？”

“同意。”

“泰尔？”

“同意。”

“我投同意。决议通过。我们将就此通知总裁。请遵守

安全条例，并以每二十分钟的间隔离开此地。谢谢。”

两小时四十五分钟以后，小屋内的人已全部离去。随后进来一批携带煤油的专家，不一会儿，这幢小屋便被在寒风中飞舞着的火舌吞没了。

当从佩尔霍市赶来的消防队赶到现场时，除了在啾啾的落雪中还能辨认出被火熏黑的余烬衬托出的小屋的轮廓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消防队副指挥来到灰烬前，弯下腰嗅了一下，“煤油，”他道，“这是纵火。”

消防队指挥凝视着面前这堆残骸，脸上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神情，“奇怪，”他道。

“怎么？”

“上星期我就在这片树林子里打猎，当时可没有这幢小屋啊。”

第 一 章

斯坦顿·罗杰斯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他是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由于在公共场所经常抛头露面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赞许，而且他还得到了许多强有力的朋友的支持。可惜的是，他那旺盛的性欲却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大障碍。

这并非斯坦顿·罗杰斯生性放荡，好寻花问柳。相反，

在发生那次卧室中的风流事件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模范丈夫。他长得英俊潇洒，家财殷实，过去，尽管他有许多机会可以不忠实于他的妻子，但他从未对第二个女人假于辞色。

有意思的是尽管斯坦顿·罗杰斯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位聪敏、漂亮、社交能力很强的夫人，而且两人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看法一致，但他还是在经过一场令人痛苦的纠纷之后，同她离了婚，与另一位比他大五岁而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巴巴拉结了婚。巴巴拉长相谈不上漂亮，但却逗人喜爱，然而她在兴趣与爱好上却与罗杰斯毫无共同之处。斯坦顿是个运动爱好者，而她却讨厌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斯坦顿喜欢热闹和交际，她则乐于独自与丈夫守在一起或在小圈子里活动。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斯坦顿是个自由主义者，巴巴拉却是个狂热的保守主义信徒。

斯坦顿最要好的朋友保罗·埃利森就曾劝他：“好朋友，你别是头脑不太正常吧。你与伊丽莎白是美满的一对。你想过没有，一桩离婚案将会给你的政治生涯带来什么影响？”

斯坦顿·罗杰斯尴尬道：“得了吧，保罗。我已经爱上了巴巴拉。况且在这个国家有一半人的婚姻最终是以离婚告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遗憾的是罗杰斯的预见完全错了。新闻机构对这桩折磨人的离婚案始终纠缠不休，并竭尽渲染之能事。一些专门刊登小道消息的报刊还登出斯坦顿·罗杰斯寻欢作乐场所的照片，并活龙活现地描叙半夜里的秘密幽会，使整个事件又笼

罩上一层色情的色彩。当这一切喧闹终于平息下去之后，原来支持斯坦顿·罗杰斯的强大的政治盟友已经又找到了一位竞选总统的“白马骑士”：保罗·埃利森。

埃利森也是个上上之选。虽然他不具备斯坦顿·罗杰斯所具有的容貌和魅力，然而他才华横溢，人缘极佳，履历上更是无懈可击。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匀称，相貌平平，脸上长着一对诚实坦白的蓝眼睛。十年前，他娶了一个钢铁大王的女儿为妻，迄今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斯坦顿·罗杰斯同保罗·埃利森从小一块儿在纽约长大。两家在南安普顿的夏季别墅紧挨在一起。他们曾在一个班级里学习，起初是在耶鲁大学，后来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论学习成绩，保罗·埃利森在班上首屈一指，但是最出风头的却是斯坦顿·罗杰斯。从法学院毕业后，斯坦顿这颗政治明星便如流星般地飞速上升，如果把他称为慧星的话，那么保罗·埃利森只能是这颗慧星的尾巴。

谁料到，这场离婚案将一切倒了个个儿，这下子斯坦顿·罗杰斯成了保罗·埃利森的陪衬。可是这条慧星的尾巴最后登上总统宝座却是在将近十五年的周折之后。首先，埃利森成了深受公众喜欢、口齿伶俐的参议员。他猛烈抨击政府部门的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他是人民党成员，笃信国际间缓和的主张。当他最终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他的第一项任命就是起任斯坦顿·罗杰斯做他的外交事务顾问。

马歇尔·麦克鲁汉的“电视将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全球

牲村庄”的理论已经成为现实。第四十二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正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播放。

在华盛顿区一家新闻记者经常聚集的酒吧“黑公鸡”内，《华盛顿邮报》一位老资格的政治新闻采写记者班·科汉正与另外四个同行坐在桌边，通过酒吧柜台上的电视机观看就职仪式。

电视摄像机的镜头正对准着那些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在瑟瑟寒风中缩着脖子参加观礼的大片人群。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贾森·默林刚刚结束就职宣誓，新总统便搓着双手来到麦克风前。

“你们瞧这些在露天里站着的傻瓜蛋，也不怕冻出个好歹来，”班·科汉开口道，“你们可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象正常人那样在家里呆着看电视？”

“为什么？”其中一名记者问道。

“因为有一个人正在创造历史，我的朋友。有那么一天所有这些人都会对他们的孙子说，在保罗·埃利森宣誓就职的那一天他们就在场。而且他们还都会吹牛说：‘当时我站得离他是那么近，我几乎都可以触到他了。’”

“科汉，你真会挖苦人。”

“本人对此颇有几分自豪。要知道这世上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一个德性。他们所以投入其中是为了从中谋取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

其实，班·科汉可不是象他嘴上所说的那样玩世不恭。自从保罗·埃利森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后，班·科汉便给予

了极大的重视。开始他也的确对这位政治新星不太感兴趣，但是随着埃利森在政治阶梯上越爬越高，班·科汉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政治家不是个对人对事唯唯诺诺、含糊不清的人。他是柳树林中的一棵橡树。

屋外的天空突然飞舞起漫天的鹅毛大雪。班·科汉心想它最好别是未来四年的兆头才好。他将他的注意力拉回到电视上，聆听起埃利森总统的演说。

“我今天不仅是对我们的盟友，也是对苏联阵营中的国家而发表讲话。我现在对他们说，我们正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我们都将无暇进行对抗。因此，我们必须摸索着使‘一个世界’这个词成为现实。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为此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便是在这个分歧之上搭设一座坚实的桥梁。”

他的语调凝重厚实，发自内心的诚挚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话是算数的，班·科汉想。我希望不会有人去暗杀他。

在堪萨斯州章克申城，气候阴冷萧瑟，大雪纷飞。玛丽·阿希利正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她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朝有扫雪车清扫的高速公路中心驰去。这场暴风雪使她不能准时到校授课了。

此时，车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总统的讲话：“因为我坚信只要双方真心诚意，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围绕着在柏林的钢筋水泥墙和环绕着苏联的卫星国的这层铁幕一定能够拆除。”

玛丽·阿希利心里想，我投他的这一票算是投对了。保罗·埃利森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在S国C市，傍晚时分。亚历山德罗斯·伊尔奈斯库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七、八个助手收听短波台的广播。

“你们知道，”美国总统讲道，“三年前当S国前总统逝世以后，S国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已同S国的政府和它的现任总统亚历山德罗斯·伊尔奈斯库接触。他已经表示愿意同我们国家恢复外交关系。

“我们要采取的第一个官方步骤将是向S国派一名大使。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决不会仅限于此。阿尔巴尼亚在1946年同我们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我还要同他们恢复这些关系。此外，我还将加强我们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外交关系。

“向S国派去我们的大使是世界范围内人们相互对话和了解的开始。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的人类源于同根，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担负着人类的最终使命。让我们记住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要比促使我们离异的问题更大、更重要，而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人为的。”

短波收音机里传来一片鼓掌和欢呼之声。

在巴黎郊区纽伊利一幢戒备森严的别墅里，S国革命领导人马林·格罗扎注视着电视二台上的美国总统埃利森。“我

想我们的机会来了，莱夫。他这么说肯定会去这么做。”马林·格罗扎沉吟道。

莱夫·帕斯特拉克，他的卫队长，问道：“这不会对伊尔奈斯库有利吗？”

马林·格罗扎摇了摇头：“伊尔奈斯库是个暴君，他的下场绝对好不了。但是，我还必须把握好时机。虽然我过去想推翻他失了手，但这回我决不会再失手。”

彼得·康纳斯一边观看着就职仪式，一边呷着酒。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已经让他灌下了五分之一。他给自己重新斟满了一杯后，转向电视屏幕中的人物：“你这个肮脏的共产主义者！”他冲着荧光屏吼道，“这是我的国家，中央情报局是决不会允许你出卖她的。我们要制止你，埃利森。你就等着瞧吧。”

第 二 章

保罗·埃利森道：“老朋友，我需要你帮个忙。”

“你会得到的，”斯坦顿·罗杰斯平静地答道。

这是他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第一次碰头，埃利森总统觉得有些不太自在。他想假如斯坦顿没有犯那个错误的话，今天坐在这张办公桌后面的就不是我而是他了。

似乎是察觉出他的想法，斯坦顿·罗杰斯道：“我必须承认，那天你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我忌妒极了。这是我的梦，可它却成了你的现实。但随后我就想明白了，如果我不能坐到这张椅子上的话，除你之外，我是决不容忍别的什么人去坐的。”

保罗·埃利森看着他的朋友乐了。他揪了一下桌边上的一个按钮，不一会儿，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侍者走进屋来。

“总统先生？”

保罗·埃利森转向罗杰斯，“来杯咖啡怎么样？”

“不错。”

“需要加点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巴巴拉要我注意腰围。”

总统朝侍者亨利点了一下头。侍者转身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巴巴拉，她使所有的人判断失误。华盛顿曾风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这个婚姻将绝不会超过一年。但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段姻缘是成功的。斯坦顿·罗杰斯在华盛顿从事法律工作，声名大振，巴巴拉也赢得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主人的美名。

保罗·埃利森从椅子上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踱步。

“我那个人民之间对话和了解的演说似乎引起了一场轰动。我想你一定读过所有的报纸了。”

“是的，”斯坦顿·罗杰斯道。“坦率地说，总统先生，你吓坏了不少人，武装部队就反对你这一计划。一些实

力人物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哩。”

埃利森重新坐回到椅子上，面对着他的朋友说：“它是不会失败的。”

侍者端着咖啡进来，“还要我给您取些什么东西吗，总统先生？”

“不用了，就这些，亨利。谢谢你。”

侍侍者走出屋子，总统接着说：“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一下，挑选一位出任S国的大使。”

“是的。”

“我无须再对你说这件事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斯坦顿。我要你尽一切努力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妥。”

斯坦顿·罗杰斯呷了一口咖啡后，站起身来。“我这就去办。”

在巴黎郊区的纽伊利，正值凌晨两点。马林·格罗扎的别墅沐浴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之中，月亮也已隐入了厚厚的浓云之后。此时，静寂无声的街道上，一个漆黑的身影悄然无声地穿过林子，溜到了环绕别墅的围墙外面。他一个肩上披挂着绳索和一条毯子，双手握着一支标枪发射器和一支装着消音器的微型速射机枪。他到达墙外后，停下来倾听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等了五分钟。最后他放了心，就解下尼龙绳，抓住系在一头的铁爪钩朝上抛去，铁爪钩立即钩住了墙头的边缘，然后他立即迅速地攀援而上。到达墙头后，他取下披在肩上的毯子，将它铺在墙头上埋置着的淬过毒的铁

刺上面。然后，他又停下来，侧着耳朵听了一下。接着，他将墙头上的铁爪钩倒转过来，让绳索由墙内顺下，再溜到地面上。他摸了一下别在腰间的一把菲律宾折叠刀，这是把可以用单手开合的匕首。

接下来该对付猎犬了。潜入者蹲伏下来，等待着它们嗅出他的所在。这所宅院共驯养着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它们受过训练，在攻击敌人时尽朝敌人的致命处咬。尽管如此，它们仅仅是这幢屋子的第一道防线。这片空地和整座别墅都装满了电子侦视仪器，并时刻处于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之下。所有收到的邮件和包裹都在接待室由警卫拆装，别墅的大门是防爆破的，别墅里有自己的供水系统，而且马林·格罗扎每餐的食物都有专人先尝。整座别墅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也许，这个黑衣人的到来就是来证明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在他能够看到它们之前，他已经听到了猎犬们朝他扑来的声音了。它们一起从黑暗中电射而出，爪牙直指他的咽喉。他先用标枪发射器瞄准左边的那只猎犬，射了一枪；随即转向右边的那只，如法炮制地又是一枪，然后急速抽身，让两只飞速扑来的猎犬撞到一块儿。接着，四周又恢复到了先前的宁静。

潜入者对埋在院内地下的声音障碍甚为熟悉，并巧妙地越过了它们。接着，他又悄悄地从电视摄像机监视不到的死角里溜过了电视监视地段。就这样，在他跨过围墙后不到两分钟，他就来到了别墅的后门。

就在他伸手去拧门上的把手时，一束突然而至的强光将

他全身罩住，随之一个声音喝道：“别动！扔下你的武器，举起手来。”

黑衣人咆哮起来：“他妈的，你们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发觉我？否则，我决不应该跑到这里来。”

“这不可能。”一个警卫头目告诉他，“在你翻墙进来之前，我们就在跟踪你了。”

莱夫·帕斯特拉克仍然余怒未息：“那么你们就该早点制止我。我可能是个满带手榴弹的亡命徒。八点整，我要召开一个全体人员的会议。那两只狗都被我麻醉了。在它们苏醒过来之前，找个人好好看着它们。”

莱夫·帕斯特拉克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保安人员而感到自豪。在以色列发动的“六日战争”中他曾是个飞行员，战争后，他成了以色列秘密组织“摩沙迪”的高级特工。

他永远不会忘记两年前的一个早上，他被他的上校召到办公室里，他对他说：“莱夫，马林·格罗扎要借用你几个星期。”

“摩沙迪”保存有S国不同政见者完整的档案。格罗扎曾经是一场推翻亚历山德罗斯·伊尔奈斯库政权的S国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就在他即将发动武装政变之际，他的一个战友出卖了他。为此二十多个地下组织的战士被枪毙，格罗扎侥幸得以免。法国政府为他提供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伊尔奈斯库悬赏要取他的人头。虽然迄今为止为谋杀他而组织的几次行动都失败了，但他还是在最近一次暗杀行动中受了

伤。

“他要我干嘛？”帕斯特拉克问道，“他已经有法国政府的保护了。”

“那还远远不够。他需要有人去组织一个完全安全可靠的防卫系统。他找到了我们。我推荐你去。”

“我必须去法国吗？”

“就几个星期，莱夫。我们崇尚精神高贵的人，而他就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很快将在S国聚集起足够推翻伊尔奈斯库的民众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采取行动。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让这个人活着。”

莱夫·帕斯特拉克思索了一下，道：“你说就去几个星期？”

“就几个星期。”

上校对时间的预计是错了，但是他对马林·格罗扎这个人的评价却恰如其分。这是位满头银发，面容憔悴，心中充满悲愤的人。他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每当他说话的时候，它们便焕发出心灵的激情。

“我对生与死已经一点也不在乎，”他在第一次见到莱夫时说道。“我们都终究是会死的。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什么时候死。我必须再活一、两年，这是我要将暴君伊尔奈斯库赶出我的祖国所需要的时间。”

就这样，莱夫·帕斯特拉克开始在纽伊利别墅布置安全系统。他起用了一些他自己的人，所有外来的人都经过他彻底的审查。别墅内安装的所有仪器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器材。